

三次開刀記 (二)

陳廣沅

陸續寫壯遊八十年

一九七二年太太脊骨開刀痊癒後，太太當時已七十三歲，順從兒女們之請求準備移住紐澤西州。我的兩男兩女都在美國，長子及二女、三女都在紐澤西州；長子傳方在露哥斯 Rutgers 大學教航空機械工程，家住在紐本斯維克市 New Brunswick，二女婿在英格索蘭德公司 Ingersoll Rand co. 服務，住在普林斯頓市 Princeton。三女在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服務，也住在普林斯頓市。所以，他們就在兩市之間的耕德園 Kendall Park 找到一間新式公寓，要我們去住，這地方甚好，北距紐市八哩，南距普市亦為八哩，非常便利。我於一九七三年一月退休時，即每日在家整理行裝，太太仍未能行動自如，我一人擔負起搬家責任，實在累人，幸我有許多學生可以找來幫忙。一切準備好並約好運輸公司一月卅一日動身，同時約大兒子及二女婿屆時來幫忙。那年天氣自一九七二年十二月至一九七三年一月皆每日晴好非常溫暖，誰知道一月卅一日就大雪迷漫，雪花滾滾，千里冰封，真不知所云，

等到上午十時雪勢仍無稍緩模樣，祇好硬着頭皮開車上路。兩個少年人迎頭趕路，到中午雪花稍緩，下午二時陽光出現，但我們西向行，陽光直照眼臉，不能直視，下午五點鐘到達普林斯頓市二小女家，方得安靜休息。

二月十日搬入耕德園公寓，一切家具設備買地毯裝修等等全靠子女幫忙，忙了一個星期各事停當。地方很小，祇有一個臥房，但房屋完成不到三年，一切窗門地板尚新，住得甚舒適，暖氣甚足，不致受凍，比我在「愛爾」城所住者新得多，好得多。老夫婦倒也平安住下。此時太太雖仍用扶架走路，但頗自如，有時已能學用三腳拐杖，同時去看過中國醫生陳丙子先生，他是福建人，自稱譚先生 Dr. Tan，人皆以 Dr. Tan 稱之。他指定每星期有一個護士來家替太太打維他命 B-12，以增長其血份及精神，其飲食精神都日有進步。我從此就安心在家侍候太太，每日上午看紐約時報，下午看雜誌等等，毫無生產工作。日久生厭，於是到普林斯頓大學中文圖書館看書借書，忽發奇想要習字習畫。我寫了一輩子的字除在中學時學寫黃自元的九成宮及劉春霖的靈飛

經外沒有好好臨過帖，這年九、十月間就開始臨唐歐陽詢的九成宮醴泉銘，臨來甚有興趣每日不斷。「字無百日功」就是臨字百日必有進步。半年臨下來有點像樣，於是改臨柳誠懸的金剛經。這兩種都是練手勁的，使得下筆有力，但寫得非常之慢，如用來寫信寫文決不實用。想來古人寫信寫便條都是規規矩矩一筆不苟，他們即以此為傳後之寶，不輕易下筆。近代人要做的事多要寫的事也多，不能規規矩矩一筆不苟地寫，於是改臨王字，先學蘭亭序，繼寫聖教序。如是者寫了一年多。以後又學寫魏碑及石鼓文。寫累了就學畫，當時女兒媳婦們都在學畫，我也引起興趣，想先父先祖父都有所畫山水傳於我們後代，我是他們的長孫，該有些畫才之遺傳，那麼也借了不少畫譜來摹臨。畫了幾個月，也有幾張像樣，就裱而掛之，時時自己欣賞自我陶醉。所以，侍候太太養病自己倒將我放心在家學了書畫。不僅此也，又有閒研究易經，寫了「談談易經」一小冊，又將舊稿查出整理好，印了兩本書，一叫「鐵路機械幾個問題」係中文本；一叫「幾個數學問題」英文本。一九七四年下半年更鼓足勇氣陸陸續

續撰寫「壯遊八十年」在臺北「中外雜誌」發表。退休後兩年除眼看太太病體漸漸復原，能不用拐杖走路外，自己也做了些生產的事，到一九七五年初就有點靜極思動的趨勢。

交大開會西岸之旅

一九七五年是我們的旅行年。太太能走路，自然高興。春天來到除到二女兒家看牡丹與鐵梗海棠並常常帶太太去附近之玫瑰園看千百種盛開之玫瑰，五色繽紛，氣候宜人。四月間帶太太開車到六十哩外之厲斯昭大使（曾為哥倫比亞大使，現已退休）家住兩天，又到湖林Lakewood朱世明太太家住兩天，非常愉快。五月間大膽開車到華府訪四十五年前津浦路天津機廠同事蔡松家住五天，看到揚州中學同班同學周星北夫人。她的女兒周侶雲請我們在她家吃飯。又由同學顧憲祥（一九四〇）帶我們去到他服務多年的標準局Bureau of Standards參觀，其夫人請我們在家吃飯。又經當日華府同事蕭慶云先生介紹到其友人某律師家私人花園看盛開之杜鵑。上萬株之杜鵑花爭奇鬥艷，太太經我與蕭夫人攙扶頗能到處觀望自得其樂。未曾想到開刀後兩年即能如此自由行動。經此暢遊後居然放膽要到西海岸參加八月間交大同學美洲同學會第三次聯誼會。事前太太膽小不敢嘗試，並說她已七十六歲，我已七十七歲，不肯作長途旅行，還是在家好。我說服她的理由甚多，第一、交大在美同學甚多，無緣見面，尤其住在西海岸者更難碰面，此為唯一機會。第二、三藩市中國城為世界各國華僑世界之冠，

不可不去看看。第三、二兒住在洛杉磯應該去看兩個小孫子。第四、在中國雖然坐過民用航空公司CAI兩引擎飛機但簡陋異常，顛簸不已；人家說現代豪華飛機平穩快速，不可不嘗試一下。於是我決定飛西海岸遊覽一番。交大開會，三藩市遊覽皆甚滿意，誰知末了一天無意之間在好朋友花園中摔了一跤將胫骨摔裂，又須開刀一次，真是美中不足，等我慢慢道來。

八月廿二日七時起身，八時半大兒傳方趨車來接，直送 Newark Airport，十時到達，備有輪椅在飛機場大門口等候，辦理手續後，十時三刻登機，飛機為 DC-10，甚大，四排坐位，我們兩人坐位靠右窗甚舒適。十一時開，毫無震動，上天後一切行動自如，看窗外一片白雲鋪滿大地，我機徐徐然穩行雲面，看不見地面，下午一時到達芝加哥，我們未下機，二時又開；我們用耳機聽音樂睡覺，同時開飯，我們二人要了兩種，分着吃。客人多買酒喝，空中小姐忙碌不休，但行動鎮靜，蓋行之有素絲毫不亂。到三藩市時，當地時間為下午三時半，出場時見有舉高旗者，旗上寫有「歡迎交大同學」，我即上前招呼；接待者為一九四八同學陸偉學長，他說他到CAI做事時，是我面試錄用的，上班不久，即被共黨趕出中國，後來到澳洲航空公司服務云。見面後由他招呼行李，我扶太太坐上輪椅，由我推出。陸學長開車到達即上車南行，到交大年會地點叫 Asilomar 是西海岸避暑勝地。距飛機場甚遠，約二小時許方到。

沿途地形起伏，陽光普照，而氣候高爽，草

地皆乾黃，據稱此地冬季有雨時方見綠草。到達時則高松夾道綠入雲霄，旅館在松樹林中，滿地松葉而海風徐來，人皆飄飄然如入仙境。隨即到會場繳款報到，由韓佩璋（一九四八）學長等收款，李世富（一九四八）學長照相。仍由陸學長送入所住大樓叫「橡丘」Oakton。房間甚大佈置雅潔，窗外青松排立山坡上，向人點首。入室後太太先臥床休息，並不覺太累。飯堂距臥房並不甚遠，但同學知太太行路不便，由一九三九同學萬長炎學長每日開一小汽車來接，此公在南加州開一汽車行，年輕活潑勇於服務，我們倆甚為感戴。

八月廿三日交大同學會正式開會，會中有許多花絮值得一記。招呼我們倆的總招待是揚州同鄉唐山同學一九二四級盧賓侯學長，我們這次西行完全靠他的幫助，除在會招呼外，代我們在三藩市訂了一個價廉物美把守中國城大門的一個舒適旅館叫拔美萊旅館 Beverly Plaza Hotel，他陪我們逛中國城，請我們吃中國館子，又帶我去買送孫子們的玩具，我們非常感激。

五十四年未曾見過一次的，見面時親熱得如兄如弟。開會時非常嚴肅。潘文淵學長的開會辭完全以純熟的英語發表，嚴正詠諧；趙曾珪學長之岸然道貌白髮白眉為全場所敬佩，致辭時一片靜寂鴉雀無聲；歐陽藻學長在臺上說話時和顏悅色，雍容幽靜，就像一位可愛的老師向小同學講故事。

張公權先生致辭時更是全場肅穆靜聽教誨，他講些唐文治先生之飲酒故事動人遐想。

遊覽節目不容錯過

當晚盛慶球院長趕到，大家興奮，要等大會聚宴後聽他報告。晚宴時坐在主席臺的有李部長國鼎、張公權前輩、盛院長、葉佩蘭學長、蔡淑芬學長等，末了又叫我坐在上面，我亦莫名其妙祇得遵命紅着面孔坐上去。正餐是烤牛肉 Roast Beef，好得很，吃到咖啡時由主席楊裕球一四三學長請李部長國鼎致辭，李先生將當前臺灣經濟情形及十大建設之計畫報告一番；發言清楚內容充實，使在座同學所樂聞而敬仰。

歐陽藻學長發言謂經濟計畫如此嚴密週至，不知教育部曾有相當計畫配合建設所需要，真中肯而切要，足見歐陽學長腦神經之活動敏捷而對中國教育及母校之關心也。同時看到幾位多年未見之老同學：蕭立坤學長，他剛由阿根廷遷來西海岸定居。王元衡學長，他原與我同在上海救濟總署儲運局服務，一隔三十年。另外有許多揚州同鄉：如阜甯之一九三〇劉軒吾學長，鹽城之葉樹滋一九三二學長，東臺之金靈祖一九四一學長，揚州本城之朱家祥學長、蔡淑芬學長，還有海門之楊天一一九四一學長等，真是千載難逢之機會，引為平生幸事。飯後聽盛院長報告交代近況及明年擬添設土木機械兩系計畫，大家靜聽並發言。我想這些人現在在本校並無職守而聽者講者都津津有味，足見對母校之關心及熱情。又在晚間宴會結束時有頒獎節目，第一位得獎者為廿幾年來無酬編輯同學會「友聲」之唐慧貞學長，任勞任怨為中外同學所敬愛，發表後掌聲雷動，

一種感戴之熱情洋溢滿空間。末了有一個獎，送給最遠來會，而為到會者中之最高的同學，那就是一九二二的我；我到此才知道把我供上主席臺的原因。晚上還有娛樂節目有我的唱道情一節，此為盧賓侯學長所安排，原來我在唐山交大時曾獻過一曲鄭板橋道情，他非常欣賞，要我再來一套，那一天我事前不知道，事後早因連日太累已被太太拉回睡覺休息去了，根本未曾如願。

八月廿四日為會後遊覽節目，不能錯過，太太與我七時起身七時半早餐，八時半就上了遊覽車，其節目為遊覽沿太平洋岸十七哩之風景區，其中最緊要之節目為遊覽張大千先生之太平洋岸別墅。這一帶松林撥立而互相偎倚，若岸然道貌之學者互道濶情，偶爾清風吹過，一陣松濤洶湧過境。大千先生就在此松林間築隱居，種竹栽花，以怡情悅性。我們全車同學下車過訪時，張先生因事前有約已至餐廳進早餐相候。白髮長鬚安坐窗下，有男女侍者左右侍候，如仙童之服侍仙翁者然。同學有識之者趨前問候，彼亦欣然答禮。我輩遠望如看影片，心目中十分愛敬但事實無話攀談，我對此種場合常有一種感想，即如我對紐約三藩市鬧市摩天大樓一樣，毫不動心，似乎與我無關。我必須對牠們有所貢獻或有可能有所供獻，我才發生情感，亦一怪想也。窗外除高松拱衛四周外，滿園遍佈大千先生自植盆栽萬歲松、萬歲柏、萬歲橘、萬歲果等千奇百怪各呈異態無不美觀而引人入勝，不忍驟離。惜地小花多頗形擁塞。房屋構造極簡單，像此間天氣四時如春既無冰雪交加亦無暴風急雨，而社會安寧不

必防禦暴客，故門窗甚少，即有亦不甚堅固。室內佈置無壁不懸大千作品，無地不堆大千作物，算一大藝術家之工作場也。遊覽者無不流連忘返。中國藝術界一大巨人也。默祝其千秋萬歲與松柏長春。十七哩遊完即歸會場吃飯，飯後各位同學互道珍重而別。我倆去三藩市，由陳啓源一九三八學長便車往三藩市途中承停車享以凍冰，愚夫婦非常感激，惟事後未曾言謝，心有歉然。當晚送到旅館，甚為整潔。即擬在此間住兩三日赴洛杉磯二小兒家休息數日歸去。

此次到三藩市必須謀面者有以下諸人，茲略誌之。一為熊大絳先生，此人係津浦老同事唐山同學熊正宛之令侄。他在香港避亂時與我同在一家公司吃嗟來之食，彼此相處甚歡。

一九五八他移家赴美時極力慫恿我「跟進」。我因此方努力向美方進行。到美後他在 Palo Alto 城做化學研究，我在東方教中學。有一次他東來看我談起家事，他說他夫人有疑神見鬼之神經衰弱症，疑人害她，故她自己做飯自己吃，不吃別人做的，也不許大夫入房。我頗想看她。我到旅館時，他已在候我，約我們去中國城吃飯，吃飯間仍談夫人病況，約好明日中午在朱先生家吃飯後去看她。

二為朱恩隆學長，一九二二我在揚州中學教書時曾教他幾何三角，人細小而聰明，畢業後他在交大一九三〇畢業，聞現在 Stanford 為電子研究員已退休，五十多年未見面之中學同學，曾以電話接洽他准明日中午駕車到旅館接我們到他家吃飯，並約好熊大絳先生同往。

三爲潘紹華先生，我在香港找教育工作，他適爲聖馬可中學校長，我們相處四、五年非常融洽，前年他全家移美，在奧克蘭城 Oakland 爲長老會教堂牧師，多年不見，約好明早他開車來接，接往他家一坐，坐後由他再駕車去看王文山先生。

四爲王文山先生，王爲武昌華中大學 Boone College 畢業，曾爲重慶交通部人事司司長，而我在華府辦理租借法案器材，那時仰光失守，海口全封，我看見聽見許多美國顧問建議要用北印度之斯潤那格 Srinagar 城援築公路直通中國新疆之烏魯木齊而達蘭州。

本不關我事，爲好奇起見，我代他們算一算，結果「如要運一汽車器材，則需要四汽車之汽油以供應之」。此文一經送部，此議打銷，但王文山先生看見了非常有興趣，所以我回國報告時，他同我相見甚歡。後來我把救濟總署器材運完，經他竭力慫恿陳納德用我做中國民用航空公司之副總經理，彼此相處甚得，但自香港別後從未謀面。

原來約定次日去看以上諸位，後日上午由盧賓侯學長率領去看地下鐵路 BART (Bay Area Rapid Transit)，此爲世界最新最快最安全最清潔之地下鐵路不可不看，看後即擬乘飛機去洛杉磯。

當晚熊大絳先生請完飯後即回館休息，太太玩得好好，吃得好好，兩腿除到飯店須爬樓梯有點吃力外別無所苦。

八月二十五日星期一，潘校長(牧師)夫婦同

來旅館接去他們家吃茶照像與其子女閒談後，即開車去訪王文山先生。

此處須先註明者爲王文山先生之說服技術，此術甚精，我們叫他爲「托天轉」因爲他那張嘴可以將天說得轉起來；無論什麼大小事，由他出面則無不由大化小，由小化無。此次來看他，原要去他的家看他的太太，他把我們引到一家旅館的飯廳，請我們吃茶吃點心吃飯。不提到他家的話，潘、王談話中，他們才知道是同學，同係武昌華中大學畢業的。談話中我將明日計畫說出，明天去看地下鐵道，王先生就自告奮勇要今早陪我們去看完後送回旅館。我告訴他下午二時同學朱恩隆要驅車來接，又告訴他太太開過刀不能多走路。他就帶我們逛地下鐵道。到地下時要走樓梯，太太有難色，他再三說「不妨」「要運動才好」。逛完了，到街上要回旅館，我要找「的士」Taxi，他說「不遠！就到」，如是者不由做主，硬將病腿的太太拖到旅館，太太到了旅館就癱到床上去了。躺下不久，有電話朱學長已到，他的太太在樓下等，說此間鬧市不能停車，朱學長開着車在街道上轉圈子，所以急將太太拉下樓，與朱太太相見，同到門口上車與朱先生見面，他住在普爾多，約一小時即到。

兩個恰好恩愛到老

朱學長已六十六歲退休了，他滿嘴無牙，說牙醫稱牙肉有病不能裝假牙，吃飯非常不便，而說話亦不關風。時熊大絳亦到，遂到後園看花，當時有梔子花紅白茶花，滿園色香甚濃。太太

看得起勁，我扶住她小心在走；忽然一失足她跌下，我亦被拉下。我當即立起拉她，她說腿疼不能立，經過許久，不得已由朱學長駝送客廳大椅上坐下，休息後再說，原擬出街吃飯，現由熊、朱二位商量開車到街上買熟菜回來吃。吃完後，太太仍不能站立，並喊腿膝疼痛，我看坐着不是辦法，決定用電話叫救護車來送斯丹福大學醫院求救，並照X光看兩腿之骨是否跌斷。到達時已下午十時許，找醫生找護士到十一時方照X光，經將兩膝照入，洗出X光片，並無破裂情形，祇得設法回三藩市。此時二、三女兒之同學的丈夫李先生年輕力壯將太太抱上樓送上床而後辭去。自想骨既未斷，大概休息休息就可好了，但不下地行走，不是辦法，擬明早出去買「扶架」Walker 以便太太扶着走路。當晚電話兒女及諸同學諸朋友，告以擗跌之事。大家徒呼負負，毫無辦法。

八月廿六日太太腿疼如故，下床小便更呼痛不已，由我力扶入小間仍不能稍減痛苦，早飯送到床上吃。九時許我去大街營業器材店買扶架 Walker。太太用扶架走路甚靈，減少我不少力氣。午後我在樓下日本飯店吃。此旅館住客似皆日本航空公司服務員，也許其店東亦係日本人，樓下飯店完全日本人。下午王文山夫婦來問候並問話，我問昨日不能造府乃不能見嫂氏之謎。他說：「我的房子尚未造好，現住女兒家；孩子多，弄得一塌糊塗不能見人，所以不讓你去！」我說：「你那尷尬著急的樣子也够瞧的。」大家笑了一頓。他們來了，送我一首白話詩「兩個恰好」。

他們知道我們是父母指定婚姻素未謀面，而一生未渝，同偕到老，所以他們說「兩個恰恰好，成雙成對早……情深彌篤，人人都稱道……星月交輝恩愛同到老！」飯後同學蔡南雄一九六九學長夫婦帶兩個孩子來談，似乎夫人剛來不久，大小均甚歡樂。附王文山兄贈詩如次：

兩個恰恰好

兩個恰恰好，
成雙成對早。

海誓山盟結得牢，

情深彌篤，

人人都稱道，

兩個恰恰好，

成雙成對早。

鷓鴣相隨樂陶陶，

星月交輝。

恩愛同到老。

右贈

贊青兄
嫂指正

文山拜
賀

愛克司光未會照到

八月廿七日星期三，十時盧賓侯學長鄉兄來陪我去玩具店購貨。午蔡南雄學長夫婦及兩子來

看太太！就請他們陪太太，我偕盧兄去金龍飯店飲茶，內部裝飾豪華完全用金紅二色，中間裝成金龍殿，點心有粉果燒賣、叉燒包、牛肉、臘味飯、蛋壳等，名稱雖與別家一樣但貨色味道實為最佳品，為我以前所未嘗過。

當日與前此送太太到旅館之李先生約好下午三時請他來送太太上飛機去洛杉磯。屆時到飛機場，由我用輪椅推太太到飛機門邊，再由空中小姐用較狹輪椅送入飛機座位，此次所乘為七〇七小飛機，一排四張椅子，中間有走道，我們坐在一邊，飛機五時開六時到，飛不太高，能看見太平洋岸及沿途城鎮公路，很平穩安靜，不吃飯亦不賣酒，六時到。又由空中小姐用狹輪椅送下飛機，再由我用普通輪椅送太太到候機室，二兒傳正已在場相候，當即由彼驅車到機場門口來接。行約一小時到家，家甚大有臥房三間，大孫已入幼稚園，小孫方七、八個月。二媳備飯甚好，當晚在客房休息。

八月廿八日以後數日，太太腿疼有時較好有時較壞，可下床用扶架走路，惟洗澡及大小便非我扶持不可。味口甚好，並無熱度。西海岸天氣好，每日在陽臺上與小孫遊戲，同時作日光浴。有時傳正兒帶全家陪我們到中國城飲茶或吃飯，洛杉磯中國城雖小而整潔異常，太太先時尚可用扶架走一段路。但去公園時則非用輪椅不可，有時要去一私人博物院，院中多樓，須走樓梯，那祇好不去。我莫名其妙，何以骨未破，祇有扭筋，經過如此長久的時間仍不痊癒。我想西海岸天氣雖好，但有病在兒子家住，弄得兒子一家不安，

決定早回紐澤西耕德國家中設法。

九月七日星期日，七時起七時半飯，八時由傳正兒駕車送我們到洛杉磯飛機場，我用輪椅推太太，傳正招呼行李。九時卅分我推太太到飛機邊，由空中小姐換用小輪椅入飛機座，九時五十分起飛，十時上天，平穩無比，詢知所乘為七四七飛機沿途不停，直飛紐哇克 Newark。十一時賣酒，十二時開飯，一時吃完。一時半又賣酒，我們同聽音樂，太太安坐不動並未呼痛。二時半到達紐澤西之紐哇克市，共飛四個半鐘點，橫貫美國三千哩，舒適快速。以上所說鐘點是西海岸時間；東海岸已五時半矣。余等候至五時五十分由空中小姐找到小輪椅推太太出飛機，再由我用普通輪椅載太太出飛機場，適傳方兒來接，即由彼驅車送我們回家，旅行年至此告一結束，善後事就是找醫生醫太太的腿患。

九月九日星期二，陪太太去看陳醫生 Dr. Tsai，說明八月二十四日在三藩市摔跌後，疼不能站立，經 X 光證明膝骨未破，但至今仍疼不能離扶架走路。經診得血壓為一七〇及八〇認為太高，須每日吞一粒丸藥，又給止痛藥丸配方。出門後即到藥房配藥回家吃藥。陳醫同時電話「巡行護士團」 Visiting nurse 每週三派護士到我家為太太打維他命 B-12 針。

九月十日星期三，護士來打針，查血壓為一一〇及六〇，太低囑勿再吃藥，用電話報告陳醫生，以後數日情形較好，但走路左腿仍疼。

九月十七日星期三，護士又來打針，查血壓為一四〇及八〇正常，並囑做兩腿運動之體操。

以後數日無進步亦未有退步。

九月二十日星期六，陳立夫夫婦來美約在普林斯頓左邊一家有名菜館請吃晚飯。太太腿疼辭謝不去，但二女兒及女婿力勸非去不可，並說車到門口時由女婿及長外孫兩邊扶上臺階入飯廳云。到時果然二位將太太連扶帶捧走上飯廳，但太太神色苦悶，說不出口，飯後仍抬回汽車回家，當時立夫夫婦都說看情形似甚嚴重，仍須覓醫尋找病根。回家後太太甚悔出門，因腿疼反而加劇。

九月二十二日，星期一陪太太看陳醫商量辦法。「也許在西海岸照X光未曾照到傷處，來一個下半身全部X光試試！」陳醫說。他隨即寫好申請單囑我們明日到醫院去照，同時他將請普林斯頓醫院內有名骨科醫生斯密氏 David Smith 代為檢查。

九月二十三日星期二，陪太太到普林斯頓醫院照X光，共照兩腿上下及腹部共廿餘張。並抽血備檢驗。同時約好骨醫斯密氏明日下午三時在醫院急症候診室檢查。

九月二十四日星期三，下午到醫院候骨科醫生檢查，四時許斯密氏及陳醫均來，共同驗看X光照片結果查出脛骨有裂紋，要即日留住醫院，明後日即須開刀。據稱左腿上部球狀骨頭發現有裂紋，須將此球在頸部鋸斷，另用一不銹鋼質球換上，鋼球中空，球體有鋼管亦中空，將此空管套在原來骨柱上即成。後來與立夫夫婦商洽方知朋友中因此開刀者甚多，立夫夫人亦曾因跌而開刀，也用了一個鋼球套云。太太即日住入醫院。

九月二十五日星期四，晨去醫院見陳醫問情

形，彼稱開刀前一切手續均辦好，太太身體甚好，血份亦好，開刀無問題。

九月二十六日星期五，下午四時太太被推入開刀間。六時斯密氏骨醫出來說開刀手續已完成，一切經過良好。六時半太太出來，已醒，問我：「開過刀沒有？」足見她自己完全不知道開刀經過。稍息即飲水、飲牛奶並飲鷄湯甚多。我八時半回家，計自西海岸摔跌至今整一個月方找出病源開刀！希望以後完全痊可。

太太住院是我辛苦的生活，我每天要早去晚歸，要時時與醫生護士接洽。連日陰雨，今日大雨終日更加愁悶。

九月二十八日星期日，此為開刀後之第三日，我九時到院，太太正坐在床上吃早飯。陳醫及骨醫均在，都說情形甚佳。骨醫並囑護士三件事：第一，取消鹽水針之輸送；第二，取消兩腿之幫帶；第三，每日上午須坐在椅子上半小時至一

小時。足見體力進步，傷口漸好，大家放心。下午太太同我說話，咿咿呀呀，連續不斷似乎有一肚子話向我說，來不及說的樣子，但有音無意，莫名其妙，急找護士及護士長來聽。太太說之不休者約十分鐘。護士長說：「所用止痛藥太凶，當改用他藥！」半小時後方復原，問她要說什麼，她不知道。如果迷信的話，不是怨鬼來討債，必是惡神來施咒。

九月二十九日星期一，開刀後第四日，骨醫將傷口包裹取消，傷口長有呎許，並無血跡。下午護士將太太用輪椅送往健身房在平行槓間走動兩個來回甚吃力。

九月三十日星期二，開刀後第五日，八時到院，太太已在輸血，十二時後第一袋輸完。第二袋開始後一小時，三女來陪太太，我回家睡覺。三時許到院，第二袋輸血已完，將左臂用熱毛巾包起，二小時後取消，據太太說並不覺痛。

代售 中華民國第十八屆十九屆二十屆

國際影展特刊 精彩印色

每册臺幣 150 元十八、十九、二十叁册合售 450 元國
外另加郵費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